



缅怀曾经的时光 (组章)

■ 张咏霖 (吉林)

独步雪野

好久不曾这样。
我已厌倦嘈杂与喧嚣。不能思想的氛围无异于窒息。当思念若绳索越缚越紧时，最好一个人踟蹰于美丽的忧伤之巷。

我在空旷的雪野里独步。往事是溃散的雁群，重新集结后次序飞来。独忆、独享，一瞬间，青春的神经就活泛了起来。

你柔柔的笑声是只鸽子，不只驻足在那个暮秋，眼前翻飞的白羽可是那时的精灵？你淡淡的愠怒是只麻雀，黄昏时忽闪着进巢的念头，我曾在你的变幻中惊悸与感奋。独步雪野。

还有那次异城长街上的不期而遇，还有那次大桥下“月亮走我也走”的歌声，还有那杯浓浓的葡萄酒。

还有。还有。还有……
月亮没走，月亮在天上。

期待晴阳

其实那条河一直被我们的视线衔着。

秋雨叮叮咚咚，在河面上一个劲儿地絮叨。拨开湿漉漉的草丛，有一个念头若雨滴，在你飘逸的长发间滑过，肯定。期待晴阳。

霉腐的日子总是不会有美丽的故事发生。单车的梦被泥泞粉碎，依偎沙滩成为向往，没有垂钓者的河滩那是什么风景？

就讲给我课桌上的故事吗？

就讲给我舞台上的故事吗？

就讲给我男人的故事吗？期待晴阳。

搭错车是一个情节，被铸在命运的褶皱里。搭错车是一个季节，被梅雨时的孤独挽留成时刻。你说最温暖的是太阳花灿然开放，我说最愉悦的是老屋不再幽暗。

把被秋雨淋醒的灵魂从草丛里拖出，我要在你忧郁过的那片天空上垂钓。啊，期待晴阳！

秋夜永恒

我是从乡下来的。那夜，我送给你的第一个“小照”或许是外露极了，山民的淳朴与游子不安分，不掺一丝虚假——刻意的之乎者也，随意的粗言俚语。

你是从那幢高楼上的霞彩中抬足的啊！我呢，可是从那间老屋的落寞里走来。我们依着田塍上那株老榆树，说今天，说明天，唯独不说昨天。真感谢你，不问我的过去，是怕灼痛我的疤痕吗？而我，当然不会敲击你心中那枚最脆弱的键子。

人世间，真正的理解莫过于心灵的默契啊！

朗月装饰着天空，新割的稻谷溢着馨香。老榆树深谙人事，悄悄地呼吸，悄悄地打发着叶子走开。你和我是那静夜里的两只秋虫，高一声，低一声，呢喃着一首浪漫曲的小序。喧嚣和孤寂有着同样的杀伤力，你我走在深秋的这条田埂上，高楼上的霞彩散了，老屋中的热气浓了。

而明天，小鸟会衔来一串欢快的音符，轻飏在我们的行旅里。

与一根筋有关

上学烧炉子，我捡起一块煤。

煤滚进火炉，我看到煤里有一根青筋，父亲的青筋。我的脾气一根筋。烧起来，很像父亲。

一群羊，啃完了白云，又啃断了农田植物黯淡的青筋。我的追赶垫地暗天昏。

买来的草药，抚不平母亲亲手上暴起的青筋。

草原，一轮落日。我捡到一根橡皮筋。那个皮筋女孩，在雾气里淘洗心里的尘埃和委屈。

我的奶奶，在村口摩挲着一棵树的青筋。

我在落日奔跑。奶奶的眼里，我是落日的一根青筋。

一位诗人说，高山，谷地，河流，是草原的一根青筋。

他的视野辽阔，我的眼界很窄。

每个人都有一把打开世

莫尔格勒河雪地上 (外一章)

■ 冰鑫 (内蒙古)

就是这种空旷。才是你唯一的抵达。秋千悠荡着，斜斜地与夕阳交错。

交错出迎接前方的坦荡与渺小。

莫尔格勒河，静静地睡在十八弯里。淡淡，寂寂。红色的纱巾在雪白之上，飘呀飘。飘出冷冽中的一种苍凉。

一种寂寥和时光并肩赶来。赶在天黑之前。把自行车

草原记忆 (组章)

■ 雁南飞 (河北)

界的钥匙，我从不为此羞愧故乡和亲人，在一张小小的工笔画里。

我的回望，热爱，感恩，突然间的泪雨滂沱，和一根筋有关。

它一直磨砺我的诗句。

我们眼里的光被倒空

草原的草里，一个将军的雕塑。

我们眼里的光被倒空。整理他的遗物和故事，一棵棵草忽然高大起来，抒着我激荡的心情。

我们互相凝视。我想起一句诗——

“每一座建筑里都住着一个诗人。

每一座建筑的外面，都站着无数读者。”

这是建筑的一部分。但将军的雕塑里住着谁，我不知道。

与其他读者不同，我用

宁静表达尊敬。

我是父亲遗留在世的骨头。父亲离世，遗物整理遗物，我只拣出灰烂里的骨头。

世间活着的万物，免不了有疲惫的时候。我们记性不好，需要一种提醒。

滦河湿地观鸟

辽阔苍茫任往来。它们无拘无束，不躲闪，不隐藏；

贴近天空，贴近大地，贴近热爱。

它们无忧无虑，不恐惧，不设防；

保持飞的方向和节奏，保持向往和旺盛的热情。

这是望远镜里的鸟。一次次，带我快乐出行：见天地，见众生，见自己……

它们欢乐的叫声，时常闯进我的梦中。

一双隐形的翅膀。终于张开。请原谅我在梦里大喊大叫，那是在说想说的话。

茶溪之歌

■ 黄华春 (四川)

我是峨眉山第三峰的孩子，母亲是个睡美人。

我生来会跑，生来能唱，生来就有2027米的高度。

每一滴水，都拥抱过李白那轮山月；每一滴水，都冒着仙气。

随着夏季风的到来，我兴奋，我骚动，我奔涌……

我仿佛听到了沫水的呼唤：出夔门，挂云帆，济沧海。

我辞别了母亲，辞别了石林兄弟，辞别了茶姐茶妹，辞别了茶山上的所有美好，毅然踏上征程。

我在三峨与二峨之间，寻寻觅觅；在峡谷与峡谷之间，跌跌撞撞。

溪水，在心中奔涌；路，在脚下延伸。

我迎接了五月的闪电，承受了六月的风暴。

面对层层岩石的阻碍，我携六井沟、阴山沟，一路闯关夺隘。

在没有路的地方，我四处奔流，八方寻觅。

面对万丈深渊，我曾犹豫，我曾彷徨，我曾退缩……

但走出大山的信念已如春草在心中疯长。

我积聚着，积聚着……然后义无反顾地冲了下去，让青春，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。

在沙湾场，我找到了那个“闲钓茶溪水”的少年，找到了那些唱着古老歌谣的水碾。

这里有宽阔的河，澎湃的浪，沙湾场正在破浪前行。

我热情地向沫水走去。我单薄的身子一下就消逝了，但是啊，我又真真实实地存在着。

你看，我现在已是岷江一分子，长江一分子。

那跑得最欢的一朵浪，就是我……

时间与情感的三重奏

——读张咏霖先生散文诗《缅怀曾经的时光》组章

■ 荒村 (河南)

张咏霖先生的《缅怀曾经的时光》(组章)以自然意象为底色，以时光追忆为主题，各自独立，又相互呼应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感三部曲。

《独步雪野》中，雪野成为诗人重返内心的空间，白色覆盖了过往，保存了记忆的痕迹。诗人以“鸽子”喻笑声，“麻雀”喻愠怒，将青春年代的细微情感波澜具象化。“月亮没走，月亮在天上”这一收束，时空定格，情感升华：逝者如斯，而某些永恒之物仍在。

《期待晴阳》呈现出一种更为焦灼的情感节奏。秋雨成为阻隔与压抑的象征，诗人以“搭错车”这一意象外化命运

的偶然与无奈，将青春的迷惘与错失浓缩为一个戏剧性场景。“把被秋雨淋醒的灵魂从草丛里拖出”一句，展现了诗人不甘沉沦的生命意志。

《秋夜永恒》是全篇中最为温情也最为从容的一章。城乡差异、身份差异在“小照”与“高楼”“老屋”的意象对比中浮现，又在“田塍上那株老榆树”下获得和解。诗人动人的发现：“人世间，真正的理解莫过于心灵的默契”。喧嚣与孤寂同具杀伤力，而秋夜里两只秋虫般的呢喃，恰恰构成了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与亲密。

张咏霖先生的这三章有诗

的语言密度与意象跳跃，又有散文的舒缓节奏与情感铺陈。诗人将自然之物拟人化，增添了画面的生动性，暗示了时间本身的静默见证，成为情感容器与时间媒介。

缅怀并非逃避，而是在时间的河流中打捞那些值得永远珍藏的瞬间，让它们成为照亮当下的光芒。诗人的情感表达始终保持着某种古典式的克制，忧伤而不绝望，怀念而不沉溺，温情而不滥情。这种克制，恰恰源于对生命本质的深刻体认：一切都会逝去，而一切又将以另一种方式永恒。

修好，把河床铺满欢笑。一前一后晃悠悠的风，吹起长发。

正好送来晚霞的回音。流水，在暖层下陷入沉思。

依偎，陪伴。

允许全部的白，全部的思念都给落日。一条冰河，不需要任何脚印。

策马雪原

马蹄声声，雪花点点。

一排白杨树，在行着注目礼。

站成了雪原上的坚守。

一匹黑马疾驰而去，马背上的身影无所畏惧。

风很大，雪飘舞。向前飞奔，穿过迷雾。没有路，只有无尽的白，起伏的山丘。

白的深处，是扬鞭策马的豪迈，在脉动一场传奇。

雪地的纯粹，广阔的空蒙。

飞驰而过的黑影，不断缩小。缩小成一朵黑色的凌花，与白色的雪花并肩。飞啊飞，跑啊跑。追逐的奋力，震动了空谷。

空谷的回音里，留不住一个蹄印。

向前，向后。向左和向右。

都是雪茫茫的爱。在这爱里，追着漫野的飘飞和迎接，追着明亮的前方和明天。

不论肩扛余晖，还是生长疼痛。

都不会告别。